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著
赵小鹏 译

第一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元



前言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现代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共分四部。第一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顿河沿岸的哥萨克的生活进行了描述。作者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遭遇，描写了哥萨克的家庭生活、劳动生活，青年哥萨克的恋爱以及各种阶层的分化和矛盾。接着叙述了哥萨克的军营生活和哥萨克官兵之间的矛盾，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哥萨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以及哥萨克农村所受的影响都描写得很详尽。同时叙述了共产党在哥萨克地区和军队中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一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静静的顿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虽然把麦列霍夫这个中农的家庭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又以葛利高里这个动摇不定的人物的悲剧贯串了全书，但是它所表现的却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苏维埃政权的壮大。书中在很多地方歌颂了布尔什维克的英勇斗争。因此，这是一部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苏维埃政权的书。

作者对葛利高这个人物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作者对葛利高里这个人从书的一开始就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在一九一七年葛利高里参加红军，后来却背叛红军，参加了白军，等到白军日



静静的顿河

暮途穷的时候又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里因为遭受到怀疑，被迫又去当了土匪；作者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对葛利高里的错误给予了无情的批评，但是作者却又是非常同情他的，时时刻刻不忘掉他的善良的本性，就是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也令人觉得葛利高里是充满了善良的本性的。只是在急剧转变的复杂的客观环境里，这样一个不能认识自己环境的人物，干出了许多坏事情，然而对自己所干的坏事他又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这个人物就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形象，很容易在读者当中引起极为不同的认识。有些读者说葛利高里是叛徒，说他反复无常，说他是坏蛋，应该枪毙。这些同志们的心肠是很好的，因为他们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对于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动摇不定的人物引起憎恨，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要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正确地判断是不能单从我们的感情冲动出发的。我们必须从全书，全面地来了解这个人物。

葛利高里的动摇不定，主要是因为受了他的中农家庭出身的影 响。作者在描写这个中农阶级出身的人物上，艺术水准是达到了最高峰的。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不是从极端复杂的生活真实情况出发，而是从简单的概念出发的，把这个人物当作一个“人”，放在这种复杂情况里来处理的。

引起较多争论的是葛利高里最后回到家里来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葛利高里的回来，并不是象征这个人物的死亡，而是象征他的新生；在这一点上有很多读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若认为作者对葛利高里一方面是严厉的批评，一方面又是充满了同情，那么就无法做出这个人物最后要回家结论。因为从党的政策来看，第一，我们是不杀放下武器投降的人的；第二，对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要加以改造的，而这个改造的过程，



又是极其迂迴曲折而极其复杂的。这两项政策不仅现在我们党仍在执行，就是在一九二二年时候的联共（布）党的政策也是这样的。

在书的末尾，葛利高里扔掉武器，回到故乡来，这意味的是什么？是意味着死亡吗？不是，这是意味着新生。当然，这个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去争论去思考。

卷首诗 (哥萨克古歌)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少妇，
遍地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



卷

一

第一章

村庄的尽头座落着麦列霍夫家的院子。牲口院子的小门正对着北方的顿河。堤岸是一道陡斜的、八沙绳长的土坡，在许多生满青苔的浅绿色石灰岩块中间，堤岸上面散布着一堆一堆的珍珠母一般的贝壳。由堤岸再向前去，就是顿河的急流慢慢翻滚着，被风吹起蓝色的波纹，东面，在当作场院篱笆用的红柳树的外面，是“将军大道”，道两旁是一丛一丛的白色艾蒿。一座小教堂座落在十字路口上。教堂的后面，是被流动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起伏的山脉呈灰白色。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的街道，直通到河边草地上去。

参加了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的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回到了村中。他从土耳其带回来一个老婆，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的女人。她不大露面，她那忧郁的、野性的眼睛很少被人看到。丝披肩散发着一种远方的神秘的气味，女人们十分羡慕上面五光十色的绣花。这个土耳其女人使普罗珂菲和自己的家人疏远了，于是麦列霍夫老头子很快就和儿子分了家，一直到死也没有到儿子家去过，因为这种耻辱是他不能忘掉的。



静静的顿河

普罗珂菲很快就做到了家成业就：几个木匠给他盖了一所房子，他自己又出成了一个养牲口的院子。快到秋天的时候，他就领那个弯腰曲背的外国女人——妻子——到新家庭里来了。跟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头，他和她一同在村子里走着，全村的小孩和夫人都跑到街上来看。嘲笑的神情在哥萨克人的大胡子里抑制地露着，女人却大声地互相喊叫，一群肮脏的孩子跟在普罗珂菲后面咿咿呀呀地乱叫。但是他敞着外衣，好像是顺着犁沟，慢慢地走着，他把老婆的一只柔软的手腕握在黑巴掌里，前面留着一绺白发的脑袋意气昂扬地抬起，只有颧骨下面鼓鼓地长着几个小瘤子，颠颠巍巍地动着，两道从来不活动的好像僵化了的眉毛中间渗出了汗珠。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很少出现在村子里，他也不到村民大会的广场上去。他孤独地住在村外那座靠近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他的奇奇怪怪的行为被村里人谈论着。放牛的孩子说，他们好像看见，每当黄昏，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普罗珂菲就手里抱着老婆，走到鞑靼村的土岗上去，把她放在土岗顶上，脊背朝着一块千百年以来风吹雨打、千疮百孔的石头。他坐在她的身旁，他们就这样长久地望着草原，一直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时候。普罗珂菲用大衣裹住妻子，又抱回家去。全村的人都瞎猜起来，对这种奇怪的行动找寻着解释。女人们都没时间说闲话了。关于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一部分人肯定地说，她是前所未有的漂亮，另外一部分人说的却完全不同。直到一个顶大胆的女人玛乌拉——一个兵士的妻子——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才算弄明白一切了。玛乌拉就趁普罗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的时候偷瞧了一下，原来落在普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顶丑陋的女子



.....

过了一会儿，歪披着头巾，红着脸的玛乌拉，站在胡同里对着一群妇女，大惊小怪地说道：“亲爱的人们，她身上哪一点让他觉得漂亮啊？不过是个女子罢咧，要不然的话……她可没咱们的姑娘长得端正呀。身体像马蜂一样，一折就断，又大又黑的两只眼睛一瞪，就像妖精一样，老天爷饶命吧。一定是怀着孩子呢，真的！”

“怀着孩子吗？”妇女们都吃了一惊。

“好像不是姑娘啦，至少养过三个孩子啦。”

“可是看脸上怎样呢？”

“看脸上吗？黄脸膛。眼睛浑澄澄的，大概她在外国过得很不舒服。妇女们，她还穿着……普罗珂菲的裤子。”

“是吗？……”妇女们一块儿哎呀乱叫起来，十分惊骇。

“那裤子我亲眼看见她穿着，只是没有军区分的裤绺，她穿的一定是他的便衣。她身上穿一件长布衫，掖在袜筒里面的裤子从布衫下面露了出来。我仔细一看，吓得我胆战心惊……”

普罗珂菲的老婆会使妖法这一说法便在村子里悄悄传开去。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妇（阿司塔霍夫家是住在村子的尽头上，靠近普罗珂菲家）起着誓说，好像是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的黎明前，她看见普罗珂菲的老婆光着脑袋，赤着脚，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挤过牛奶。从那个时候起，母牛的奶头就干瘪成小孩子拳头一样大了。牛奶断了，而且牛不久也死掉了。

那一年，兽疫空前。顿河附近牛圈里的沙滩上，每天都要出现一些大牛和小牛的尸体，连马都染上了牛疫。在村镇牧场上放牧的马群减少了。于是谣言传播在大街小巷……



在村民大会散会以后，许多哥萨克来到普罗珂菲家。

主人走到台阶上来，向大家行礼。

“请问老人家，为何事光临舍下啊？”

人群向台阶边移动着，很沉静。

最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把你的妖精给我们拉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普罗珂菲退进屋子去，但是他被他们在小门洞里追上了。一个绰号叫“牛车杆子”的一面把普罗珂菲的脑袋向墙上撞着，一面劝道：“别吵，别吵，这没有什么可嚷嚷的！……我们不动你，但是要把你的老婆拉到地里头去。弄死她，要比全村的人因为没有牲口都饿死好得多。你别吵，不然让你把脑袋撞碎在墙上！”

“把她，把母狗，拉到院子里来！……”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唤。一个和普罗珂菲同团当兵的哥萨克，把土耳其女人的头发缠在一只手上，用另外一只手捂住她那张得大大的、喊叫着的嘴，一溜烟似的穿过门洞。她被拉出来，扔在人群的脚步底下。吼叫的人声被一声尖利的喊叫淹没了。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奔进内室去，从墙上扯下一把马刀。哥萨克互相拥挤着，退出了门洞，头上飞舞着闪闪发光的、嗖嗖响着的马刀，普罗珂菲从台阶上跑下来。人群哆嗦了一下，在院子里四散奔逃。

普罗珂菲在仓房的附近追上那个奔跑起来很困难的炮兵“牛车杆子”，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篱笆桩子被许多哥萨克撞倒，他们穿过场院，飞跑到草原上去了。

过了半个小时，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了院子。两个前哨缩着脖子走进了小门洞。普罗珂菲的妻子浑身是血，难



看地仰着脑袋，躺在厨房的门槛上。普罗珂菲眼光呆呆的摇晃着脑袋，一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流产的婴儿，被他包在一件羊皮袄里。

当天晚上普罗珂菲的妻子就死掉了。孩子的祖母，普罗珂菲的母亲，觉得这个不足月的孩子很可怜，就把他抱回家去。

他被家人放在蒸热的锯末子下面，喂他马奶吃，过了一个月，这个黑脸的土耳其血统的孩子注定能够活下去的时候，他被送到教堂里去受了洗礼。按照祖父的名字，也给他起名叫潘苔莱。十年后普罗珂菲才刑满回来。他变成了陌生的样子，一副剪得整整齐齐的、杂有几根白毛的红胡子和一身俄罗斯式的服装，使他不像一个哥萨克了。他把儿子领回去，恢复了家业。

潘苔莱长成了一个黑脸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脸和匀称的身材与母亲很像。

普罗珂菲给他娶了个邻居的女儿，是哥萨克姑娘。从那个时候起，土耳其的血统就和哥萨克的血统交流了。从这儿开始，高鼻子的、出奇美丽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街面上都叫他们土耳其人——繁殖在村子里了。

埋葬了父亲，潘苔莱管理起了家务：重新翻盖了一下房了，又给自己的园地增加了半亩荒地，盖了几间洋铁顶的新贮藏室和仓房。按照主人的嘱托，铁瓦匠用剩铁片剪成了一对铁公鸡，把它们安装在仓房的屋顶上。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因这一对逍遥自在的公鸡平添了许多快活气息，也增加了自足和富裕的气息。

风烛残年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胖起来了：身体横宽起来，背略微有些驼，但是总还能看出他是个体格匀称



静静的顿河

的老人。他的骨头都干瘪了，年轻的时候，因为参加沙皇的阅兵典礼的赛马，把左腿跌断了，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一直到老年，他的胡须和头发依然是黑的，他愤怒的时候他的妻子被气得半死。显然，他的肥胖的妻子因为这些情况提前衰老了。这个女人以前是很漂亮的，但是现在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像乱蛛网一样。

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他很像母亲：是个并不魁梧、蒜头鼻子的人，生着褐色的眼睛，一头小麦色的乱蓬蓬的头发。但是小儿子葛利高里却像父亲：虽然小了六岁，却比彼得罗高半个脑袋，也像父亲一样，生着下垂的鹰鼻子，一对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的热情的眼睛嵌在稍稍有点斜的眼眶里，高高的颧骨上紧紧地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葛利高里也是和父亲一样有些驼背，甚至于在笑的时候两个人也是一样粗野的表情。

杜妮亚希珈是一个长胳膊大眼睛的姑娘，她是潘苔莱的爱女，加上彼得罗的妻子妲丽亚和一个小孩子——这就是麦列霍夫家的全部成员。



第二章

稀疏的晨星闪烁在灰色的黎明的天空上。风从黑云下面挣扎出来。在顿河上空腾起来一股雾气，移动着，顺着白石灰岩般的山峰的斜坡铺展开去，像一条灰色的没有脑袋的毒蛇一样钻进了悬崖。一片冰凉的惊心动魄的朝霞笼罩着左岸的河岔、沙滩、湖沼、草塘和披着露水的林子。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

麦列霍夫家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个醒来。他一面走向台阶，一面结着绣有小十字形的衬衫领子。银色的朝霞布满了长着青草的院子。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妲丽亚仅穿着一件衬衣跑过去挤牛奶。她的两条白皙的光腿肚子上溅满了像新鲜乳汁一般的露水珠，一连串穿过院子的隐约可见的脚印留在了草地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看了看那些被妲丽亚的脚踩倒的、又慢慢伸直起来的草，就走进内室去了。

一些在小花园里开谢了的櫻桃花瓣落在开着的窗户的窗台上，死气沉沉地粉红色。葛利高里把一只手伸出床外去，趴着睡觉。

“葛利希加（葛利高里的爱称），你去钓鱼吗？”

“你是什么意思？”葛利高里小声地问道，把两条腿从床上搭拉下来。



静静的顿河

“咱们走吧，看太阳出来。”

葛利高里哼哧着，从衣架子上拉下一条便服裤子，把裤腿塞进白色的毛袜筒里去，皮靴子穿了半天，把歪斜的鞋后跟扳正。

“妈妈把鱼食做好了吗？”他沙声地问道，跟着父亲向门洞里走去。

“做好啦。你先到船上去吧，我立刻就来。”

老头子把冒着热气的喷香的麦子装进衬衣，落在外面的麦粒也都仔细地捡到手巴掌里，然后他跛着左脚，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葛利高里愁眉苦脸地坐在船里。

“往哪儿划？”

“到黑土崖去，前天咱们在上面坐过的那棵倒在水里的树旁边试试看。”

船尾划出岸边，小船在水里漂着，离开了河岸。小船被激流冲得摇摇摆摆，好像要翻掉似的。葛利高里并不划船，只用船桨拨正方向。

“你划呀。”

“等漂到河当中再划。”

横过激流，小船向左岸漂去。村子里传来公鸡的叫声。在水面上震荡着，一直传到他们耳朵里。小船靠在一个河湾上了。离河岸五沙绳远的地方，可以看见那棵沉到水底去的榆树的树枝。在榆树四周漩涡追逐着水沫的褐色圆泡。

“放开钓竿，我来下食，”父亲悄悄地对葛利高里说，一只手巴掌塞进冒热气的罈子口去。

一粒黑麦清清楚楚地在水里迸溅了一下，就像有人低低地发出的声音一样“咚”地响了一声。葛利高里把几粒鼓胀的麦



子安到钩子上，露出了笑容。

“钓钓钓，钓钓钓，小鱼大鱼都来到。”

抖成圈子落到水里去的钓绳像弦一样伸直，又重新弯下去，差不多快沉到水底去了。葛利高里踩着钓竿的一头，竭力不叫身子摇动，爬过去取烟荷包。

“爸爸，事情不会顺利吧……月亮还不圆呢。”

“你带着洋火吗？”

“带着哪。”

“给我一个火。”

老头子抽着烟，望着在水里那棵枯树对面还迟迟没有升上来的太阳。

“鲤鱼出来是不定时的，有时候月亮不圆也能钓到。”

“看啊，咬食的只是一些小鱼，”葛利高里叹了一口气。

小船附近的水哗啦哗啦响了一阵，这时候有一条两尺长的、好像用红铜铸成的鲤鱼，哼哼着向上一跳，用弯弯曲曲的紫色尾巴把水划开。船上溅满了像珍珠一般的水花。

“现在等一等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袖子把潮湿的红胡子擦了擦。

沉没在水里的榆树旁边，两条鲤鱼从粗大的光树枝中间同时跳出来，第三条小一些，盘旋着向空中跳去，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向崖边上撞去。

葛利高里焦急地嚼着潮湿的烟卷头。太阳已经升到半棵橡树高了，不很耀眼。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浪费完了所有的鱼食，又不满意地咬着嘴唇，望着那一动不动的钓竿头发呆。

葛利高里吐出了烟卷头，不满地盯着，烟卷头迅速地飞出去。他心里咒骂着父亲，因为他被父亲老早就叫醒了，不叫他